



Angela
Carter



Love

爱

[英] 安吉拉·卡特 著

柴妞 译



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Angela Carter

Love

爱

[英] 安吉拉·卡特 著

柴妞 译

 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 / (英) 安吉拉·卡特著; 柴妞译. — 郑州:

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17.1

(安吉拉·卡特作品)

ISBN 978-7-5649-2654-0

I. ①爱… II. ①安… ②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8596 号

Angela Carter

Love

Copyright © Angela Carter 1971, 1987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HN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state of Angela Carter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
All rights reserved

豫著许可备字 -2015-A-00000370

爱

著 者 [英] 安吉拉·卡特

译 者 柴妞

责任编辑 刘淑颖

责任校对 王明娟

封面设计 丁威静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: 450046

电话: 0371-86059701 (营销部) 网址: www.hupress.com

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 张 4.625

字 数 88千字 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

Angela
Carter

Love

demalio

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.com

爱

一天，安娜贝尔在天空中同时看见了太阳和月亮。这景象让她魂飞魄散。恐惧耗尽了她的精力，直到那一晚以灾难结束时才放手。面临含混，她毫无自卫的本能。⁴

那时她正穿过公园往家走。她用通感解释身边的世界。在此体系中，这公园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，她尤爱在灰黄的冬日之光下，沿杂草丛生的小路走，略带紧张的快感。这时节，树秃了，日落时，冷火环绕树枝。某位十八世纪的园艺师将公园种植在一座大厦周围。大厦早已被拆毁，一度和谐的人造荒野，如今被时间随机地打乱，绿色缠结洒满小山的高肩。离穿越城市港区的繁忙公路仅一箭之遥。前大厦仅有的残骸是几件建筑上的辅料，如今已归城市博物馆所有。有一座马房造在那微型帕台农神庙^[1]的边缘，仿佛只为有理

[1] Parthenon，希腊雅典祭祀雅典娜女神的神殿，相传建于公元前438年。——译注（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注）

性的马儿建造；那些柱状的门廊，在满月的光线下尤其有效，什么马儿都走不进。它的功能不过是一件纯粹的设计品，小山南侧绿色构图中的一个焦点。安娜贝尔很少走那儿，宁静使她厌烦，公园这部分地中海似的样貌提不起她的兴趣。她更喜欢哥特式的北侧，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塔楼，大格的尖顶拱窗潜伏在树丛中。怕文物破坏者的掠夺，这两座异想天开的可爱建筑都被安全地锁好。它们的存在仍扮演着最初的角色，使公园变成一座预谋好的剧场，在典雅和谐又晦涩古怪的环境中，罗曼蒂克的想象可上演任意一出表演。公园稀有的寂静放大了它的奇异古怪。足球轻落于长草间，零星的鸟儿在啼唱。在这散漫骚动的城市中，无论怎样捂住噪音，都给这鬼祟无风的安静，添了一分不自然。

公园单单只保留了一个入口，叫人过目不忘。一对大而重的锻铁门，装饰着小天使，兽面，风格化了的爬虫，和镀金剥落的矛头。两扇门从不打开或关闭，总悬挂着微微半开，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门枢上缓慢下沉；它们已失去作用，公园周围的所有栏杆早已不知去向，从任何一处进入都简单无偿。处在这样的高地之上，公园仿佛悬在空气中，下面是一块辽阔而多雾的城市模型，那些穿越它的人总感觉过多地暴露于天气。有时，一切看上去不过是一块为风准备的操场，另一些时候，是一条巨大的排水沟，为天空能倒下的所有雨水。

安娜贝尔穿越公园是在一个多风且气候骇人的季节，一个冬日傍晚，恰好抬头看了天空。

右侧，太阳照耀着一排月牙形房屋，正是她住的那块区域，同时，在她左侧，在城市的摩天大楼和教堂尖顶之上，渐渐升起的月亮，静挂在一牙儿纯夜的裂口中。尽管一个在降落另一个升起，太阳和月亮发出同样的光辉，天空中同一时刻容纳了两种对立的状态。安娜贝尔向上惊骇地凝望，目睹这对常态的可怕反叛。她找不出一则神话替自己解围，突然感觉是整个宇宙无助的中心点，仿佛太阳，月亮，星星和天空中所有的基质都绕着她——这个无意志力的轴心，旋转。

就这样，穿过长草冲出小路，从天空中找寻遮掩。她身不由己，蹒跚地呈之字形前进，移动飘忽不定，分明是狂风怒号带来的灵感，她光怪陆离，被逐渐逼近的尘土模糊。不过是那地方，那时节的散发物而已。

小山顶上，她狂躁地挥动双手，用投降的姿态，将自己向小路的一侧倾倒，掩埋在一丛金雀花下，躺着呻吟喘息了一会儿。风将她的发缕缠上金雀花尖，该和预想的那样，纹丝不动才好。直到那可怕含混的时刻，完全溶解在夜晚中。她逗留着一会儿，一个疯女孩，打上恐惧的石膏，倚着一丛山楂林颤抖，忍受着极度的痛苦，每当挨紧她年轻丈夫的血肉之躯，这痛苦也会袭来。他睡在她身边，却不知她的梦魇，尽管他是个美丽男孩，谁都认为值得努力去爱。

她受噩梦的折磨。这些梦可怕到无法坦白，他往往是其中的主角，以许多丑恶的梦的伪装出现。有时，白日里，她停下，因熟稔而震惊，它们似乎已化成她能记起的形态。那段短暂的私密时期，安娜贝尔将某些相当奇怪的东西拟人化，她有能力改变现实世界的表象，这是过于主观付出的代价。感官可以理解的，她只当是表现主义的诠释对象。日常生活中，她看见一个虚构的世界，确信它有可怕的外形，却讳莫如深；她一度怀疑，或许每一天，感官的人类实践塑造了真正的世界。这件事的可能，向她证明了终结的开始。她如何会有常人的心思？

小叔子曾送过她一组色情照片。她茫然接受这礼物，没察探背后的复杂动机，带着某种冰冷的好奇，一张一张地打量。一个阴郁的、画着油彩的女主角（躯干和腿覆盖在黑色的皮革下，性器暴露）冷漠地看着镜头，仿佛事不关己，每个毛孔都闭塞；她忙于自己下流的功课，不享受也不厌恶，反而带着几何学不名的精准，这些并列的光秃秃的生殖器，这情欲的对立比照，像俄国一样冰冷，那儿的夜最冷，而她恰有力量泰然面对。安娜贝尔，正视这些奇异交叉线的冰冷布局，感到安心，相信它们言之有实。生活中她想要的不过是一张空洞，苍白，静止的脸，和照片上淫妇的一样，好让她在幕后安静生活。每当照片如她所想，脱离掌控，自个儿在周围摇摆，她便噤若寒蝉。

这些照片是她塔罗牌中的私密卡，意味着爱情。

等待日落时，她有足够的时间，记起并修饰最初的恐惧，紧抓不放。所有的夜晚中，今夜将永不消逝，永恒地搁浅在地平线，将她钉牢于此山坡。这会儿，她视丈夫为安全的港湾，面对他时，却不知如何倾诉恐惧。他的胞弟才是她私密体验与惯常生活的唯一中间人；这一次，又是他拯救了她。她对他的信任又多了一点。

可第一次见到那男孩，她未来的小叔子时，他比任何东西都更让人恐惧。

结婚前她和李一起住，李还是个学生。一个二月的下午，他下课回家，发现弟弟出人意料地，已从北非回来。这陌生人坐在地板上，与墙垂直，黑色突尼斯带帽斗篷的遮盖下，细枝末节都被隐藏，除了长长的在膝盖上不停敲打的手指。房间另一侧，安娜贝尔以同样的姿势坐着，头发罩住脸。屋里充满了彼此间的不信任。李将一网兜杂货放在地板上，起身拨弄快熄了的火。

“嗨，阿辽沙^[1]。”巴兹说。

李在他身边跪下，拥抱他，亲吻他。

“我得了花柳病。”巴兹清楚地宣布。

“你想吃东西吗？”

[1]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主人公。

巴兹跟着李轻步走到隔壁厨房，从后面抓住他，手指掐牢喉咙底部，直到他身体发软。

“我不喜欢她。”巴兹说，放开李。

等李可以说话时，他说：“再跟我来肉搏这一套，我把你捣烂在那狗娘养的墙上。”

“气氛……”巴兹努力地说，“不好……”

李耸耸肩，在一锅热油里敲进鸡蛋。

“可我不喜欢她。”巴兹孩子气地哀号。他用斗篷缠绕着自己，躲藏起来。“你在睡她，不是吗？整夜干她。”

李舞了舞面包刀，巴兹向后退了退，啜泣着，当最爱的武器——刀，转向自己时，总让他极度恐惧。他蹲在地板上像一只在帐篷黑洞里吃食的狗。安娜贝尔依然一动不动，坐在黑暗中。

“那是我弟弟。”李开心地说。

“他什么毛病？”

“淋病。”

“再说一遍？”

“一种性病。”李解释道。

“除了这个。”

“他是个怪胎。”

她似乎严肃地考虑了几分钟。之后说：“来这儿。”

她用突如其来的热情拥抱李，让他不禁颤抖，小声唤

她的名字，双手抚过她身体。正当他们摇摇晃晃斜倒在地板上，房间的灯打开了，巴兹的影子落在两人身上，他张开双臂，斗篷化作两扇翅膀，像只复仇天使。他不偏不倚发起进攻，让李措手不及，很快便被成功征服；他采用了胜利的传统姿势，跪在李肚子上，咆哮道：

“别让我再抓着你们干这事儿！”

但时光飞逝，巴兹和安娜贝尔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谋，将李排除在他们的密谋之外。他们两个，尽管李都爱，却一个也无法理解。

巴兹出门永远带着相机；一月的那个夜晚，他在小山上发现了她。一看见她熟悉的瘦削身体，在奇怪的光线下，依靠着灌木丛展开，他照了几张相，而她并不知晓。之后他跪在她身边，不说话，直到只剩下纯净的月光，直到他领她回家，回到维多利亚广场附近的公寓，他们三人的住处。她站在黑暗的门廊里，笨拙地摸着弹簧锁钥匙，手指冰冷，因恐惧而僵硬，在书包中找不到出路，包里装着写生簿和其他几样东西，一尊战士模型，三管白色水彩颜料和一条巧克力，巧克力是那天午餐时她偷到手的。巴兹掏进书包找到钥匙，拿走巧克力条，吻了吻她的脸颊，跑开了；那一晚他在公寓里安排了一场派对，要做些准备。他喜欢组织派对，这么多人互相交集时，他总希望发生点灾难。和往常一样，他处在压抑而紧张的兴奋中。

房间里，李面朝下趴在炉火前的地毯上，大约睡着了。他周围的墙刷成极深的绿色，背景之上浮现出种种浪漫主义的忧郁装置，森林的景观，大猩猩栖息的丛林和废墟，长着胸脯的树，带翅膀的猪面男，脑袋是骷髅的女人。因为极少给黄铜抛光，巨大的床架并无光泽，在房间正中，铺满华丽的印度棉。房间大而高，可布置了这么多笨重的深色木家具（椅子，沙发，书架，餐柜，一张桃花心木的圆桌，罩着一张带流苏的长毛绒红布，一扇屏风挂着日久渐黄的废布料）。在屋中走动要格外小心才不会被绊倒。沉重的丝绒窗帘挂在窗户上，碰一碰就呼出蓝灰；一层轻粉便笼罩一切。壁炉架上立着一尊马颅骨，环绕着零散的小东西，比如发条玩具，形状各异的石头，不同种类的瓶瓶罐罐。

这一切混杂的收藏似乎跳动着一一种缄默的、谜一样的象征性生命；安娜贝尔围拢在身边的每一样东西，都唤起了脑中的通感，这一切是她可触知的秘密证据，房间里散发了一种与世隔绝的、高尚的贪婪。她是个吝啬鬼。李总像乡下人般粗野地呼吸露天空气，在这间让人难以忍受的房子，像困在巫婆小屋里的牧羊人之子那般，不合时宜。他躺在地毯上，用手指找寻露出的线头。她几乎是无声地走动，可他听见她进来，抬起头。他的眼睛是最清澈，最美，最热切的蓝，不过总带一圈微红的炎症。他伸手抓住她光着的一只脚，那双脚沾满山坡上的湿土。

“又踏进坟墓里去了。”他说，对她的理想世界满不在乎。“噢，我的宝贝，你会感冒的。”^[1]

当地的晚报被安娜贝尔进屋所引起的气流一页页吹走。李抓住报纸，指着一幅模糊的照片。

“乔安妮。乔安妮·戴维斯。她在学校上我的课。我教过她。老天啊，你能信吗？”

他以教书为生，在一所综合中学。他的学生是个胸部丰满的金发女郎，穿着比基尼，胸前的肩带标志着，她是一场二流选美比赛的赢家。她露出牙齿，微笑像那些杂技演员一样灿烂虚假。

“她没学习的样子，”李说，“十六岁，她才。我对于她，已是个老男人了。我是柯林斯先生，有时甚至是‘阁下’。”

他二十四岁，这样的事已让他烦恼，可安娜贝尔冷漠地用脚趾搅动报纸。她充溢着公园里的恐惧，不能再思考其他，在问他晚饭是否好了之前，她仔细排演那简单句子，不让颤抖的声音泄露自己的焦虑。他点点头，放弃了和她聊天的企图；他们彼此不怎么说话。她躲开他的手，走到厨房去检查他准备的食物，以防里面有蛇或蜘蛛。李起身在餐柜抽屉里找她的老式蕾丝桌布，巨大的餐柜雕刻着小小的、鼻间有黄铜圈穿过的狮面。他没听见她走来，在餐柜镜子布满灰

[1] 原文为双关语“You will catch your death”。

尘的表面，见她猛地现形。镜子微微有些扭曲，她的脸看上去仿佛水中倒影。一切照旧，她给了他一个微笑，带着突如其来的甜蜜，他忍不住转过身，用胳膊抱住她，脸藏进她头发里。和料想中的一样，他和另一个女人有婚外情。

“你今天做了什么，宝贝？”

“我画了模型。”她冷漠地说。

对自己直觉之外的世界，她明显的冷漠已不再伤害到李，却总能难住他。他自己总是尽可能地快乐。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年，和安娜贝尔一起时，李仍像个孤独的探险家，在不知名的国度，手中没有地图引路。真正的探险家很少笑，他们经历的一切，将笑容从脸上永远抹去；加入这严格挑选的贵族群体，李还没完全准备好，但和过去相比，他已改变了许多。和遇见她之前的日子相比，他灿烂笑容的频率已大大降低，那之前，他是彻底自由的。

这自由是稀有环境混合的结果。他和弟弟都没沿用出生时的名字。李经历了三次教名的转变，从迈克尔，到利昂，到李，他借用了周六午间影院西部片的小小选择，李，他将自己的姓，骄傲地带入成年生活，并不为过于浪漫而感到羞耻。照料两个男孩的姨妈将他的名字改作利昂，因为托洛茨基^[1]。

[1] 利昂·托洛茨基（1879—1940），俄国与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，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具争议的，也是备受污蔑的左翼反对派领袖。

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，一个食堂的厨子，工人代表，含辛茹苦抚养两个男孩，反复灌输教他们自尊与苛责，成年后，两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，充分展现出这一点，尽管哪一种都无法被他们的姨妈认可。

巴兹却自己重新起了个名。四岁时，他从电视卡通片里挑选了这个神秘的单音节词，之后坚持做自己的名字，唯一的名字；其他的概不应答，很快他就永久得到了它。他说喜欢这个词因为它能在空气中逗留很久，可李觉得他是喜欢那声音中持久的愤怒。根据改名契，姨妈让他们随着自己姓，在他们的母亲，她的妹妹，以这样一种轰动一时的方式丧失了社会人格，成为街坊邻里的传奇之后。

李还是个小孩子时，帝国纪念日，他所在的小学正举行年度会演，到处是旗帜，爱国的舞台造型和乡间舞蹈。庆典高潮时，一群孩子在操场上排成纵队，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，每个人脖子上挂着绳拴的卡片，上面有一个单独的字母，组成一行，它们完整地拼出了校训，一条康德的训诫：**必须也应当做正确的事^[1]**。李六岁那年，六月一个起风的日子，他抱着字母S，而母亲赤裸着，全身涂满犹太神秘哲学的符号，冲进拥挤的操场，倒在地上打滚，在他面前的沥青上哭泣。

[1] 原文为“DO RIGHT BECAUSE IT IS RIGHT”，是康德道义论的基本观点。